

南天

後來父親住進了安養院。

前兩年大哥和父親商量著想把他接回桃園安住，但他不肯，寧願一個人守著老家的房子。退休後的父親一個人搬回嘉義，六十好幾了，沒人看顧，難免讓人掛心。當年阿嬤也是孤身一人不肯北上，最後在田邊大溝裡摔了一跤，被鄰居發現已經是大半夜的事了。

這樣莫名的執念，我也是離家很久後才開始明白，老家一磚一瓦疊起來的，是人的靈魂與土地的牽繫，落葉歸根，那叫鄉愁。

阿公阿嬤還在世的時候，每逢寒暑，父母必會將我們兄弟寄在老家給他們照顧。回到老家，不是盛夏即是深冬，回嘉義對孩子來說，是一場顏色分明的冒險。村子小，附近不過十幾戶人家，但對北部孩子來說，田野的阡陌一縱一橫即是宇宙。家裡祖輩都是務農，夏日農事忙，阿公和阿嬤白日往往不在，直至黃昏將盡，才能看見阿公駛著紅色的巨大鐵牛車返回厝內。小學男生有用不完的精力，我總是醒來就往外跑。鄉下放牛都要牽繩，野放的孩子當然也得有人看顧。阿公沒時間，阿嬤管不動，他們只好拜託隔壁家的阿雲嬭。

隔壁家住的是我們家親戚，事實上，農村多有宗族聚落，整個村子裡路上見到的，有一半都有或近或遠的親緣。孩子的漿糊腦袋記不得這些叔叔伯伯，覺得每個長輩都差不多，凡是路上遇見了，記得點頭問好就行。

但阿雲嬭不一樣。

在我出生幾年之後，阿雲嬭才來到台灣。小時候聽到幾個長輩談到阿雲嬭，不稱呼她的名字，而是說「那個越南來的」。她在來台的外籍配偶中屬於相當早期的一批，彼時陸配政策開放沒多久，絕大多數的外配都和阿雲嬭一樣來自東南亞，膚色略深，操持著一口不甚流利的中文。

阿雲嬭剛來的幾年並不快樂，語言不通，讓她在異地的生活每個片刻都是冒險。成年之後，我有次獨自在日本旅行，不諳日文的我發現自己的手機故障無法開機，沒了翻譯 APP，也沒辦法聯絡友人，地鐵站的行人川流而過，我像游到深水區才發現泳圈破裂的孩子，只想張臂大聲呼救。聽起來有些誇張，但那一刻，我覺得數十年累積的理性與知識，全都隨著語言一同被剝奪了。後來好不容易冷靜下來，想到可以用英文向服務台求援，才順利抵達旅館。但鄉下沒有服務台，或者說，鄉下的服務台只有一種語言，中文，而且還是台語。

學說話的日子遲滯如泥水。她原是個健談的人，卻受制於有限的詞彙，什麼都說不出來，活像沒有聲音的影子。很久以後阿雲嬭說，當年那麼不會說話，其實是因為心裡還沒開始在這裡生活。我想她的意思是，生命歷史是要一點一滴活出來的，她的台灣元年還沒開始。

溜孩子的時候，阿雲嬭喜歡待在茄冬樹下。據她後來的說法是，這種樹在故鄉也很常看見，她家附近就有很多很多。

「不過沒有這棵那麼舊。」

她想說的應該是老，老家旁的茄冬樹已有五百歲高齡，這當然是推估的數字，五百年前沒有誰會以紙筆記錄一棵小樹如何在田野旁發芽，往往是有人注意到時，樹已成蔭。樹是如此，人亦同。夏天的茄冬樹下雖涼，但也多生蚊蟲，我喜歡在樹下扒找螞蟻的窩，也喜歡往田溝邊走，再用一根長竹枝把粉色的福壽螺卵搗碎。阿雲嬭則在一旁的木桌上寫字，偶爾抬頭用眼神放牧我。她嫁來台灣的理由，就如同我們一般常聽說的那樣，家裡經濟貧困，實在養不起那麼多孩子。她上頭還有一個姊姊，她會定期寫信，漂洋過海地寄去給她。

妳會想家嗎？我問。她沒回答，只說家裡住在港邊，夜晚會有海濤拍岸的聲音，小時候她總在浪裡睡去。

那是她的鄉愁。

阿公走了之後，阿嬤不多時也跟著離開，此後老家便是無人居住的狀態。這些年我們家裡一年只在除夕與清明兩日回來，並且從不多作停留，都是拜完公嬤就離開。雖然自己是被阿雲孀溜大的，但久疏聯絡，見面卻也不知該如何講話了。有次我問父親：「房子沒住人，怎麼狀況還維持的不錯啊？」老家依然乾淨，像裹了一層時間的琥珀，全然不似那種無人居住的頹傾廢屋。父親說，他們幾個兄弟有出錢，請隔壁的幫忙整理。

隔壁的，原來如此。我想到清明那天，在老家廚房冰箱看到的那疊越南春捲。

父親中風來得突然，卻也不是毫無徵兆。他向來血壓就高，飲酒抽煙之外，又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氣。他出院後堅持搬回老家，認為鄉下環境利於養病，孰料不受控制的血栓再次塞住腦幹，這次更為兇險，母親說：「還好隔壁發現得早。」

在住院期間，父親的脾氣更壞了。這次中風傷到了腦部主管語言的區塊，除了無法行走，連語言能力也宣告喪失。他的病房沒人願意進去，當我請假下去看他的時候，院方把我拉到一旁，說父親動輒打罵護理人員，還曾把整個餐盤往人身上砸。

「你們家屬請個 24 小時的看護吧，我們真的沒辦法。」她無奈地雙手一攤，做出放棄的樣子。

我們照做了，但前兩個看護最後都被罵跑。我不得不佩服父親，他用他僅有的幾個詞彙結合手勢，成功的將羞辱效果最大化。我和母親頭痛之餘，也想兩手一攤算了，直到遇見極有耐心的 K。

K 的中文非常流利，對於病患情緒的承接與轉移，也自有一套方法。像一塊輕巧的棉花，只是這棉花是會笑的。她懂得失去語言能力的恐懼，所以即使父親掄起大錘狠砸，也傷不了她分毫。

K 是阿雲孀介紹來的，她們是在一個越南住民的集會場所認識的。

K 說，在台灣人的刻板印象裡，外配與移工是屬於兩個不同的系統，但在越南移民眼中看來，她們不做這樣的分類，「我們都是越南同胞。」她說。這些年回來嘉義，我雖然注意到不少小店裡也賣起了東南亞的食材，但還是很意外，像老家這樣地處偏遠的農村，也在這個系統的網羅之中。

「當然，我們有自己的一套聯絡方法。」K 說這話時帶著笑容，看起來很帥，秘密的系統，讓我想到哈利波特裡的鄧不利多的鳳凰會。

父親出院後，遷入了老家附近的安養院。受薪階級畢竟無力負荷 24 小時的看護，儘管我知道比起 K 所付出的勞力，那費用已屬非常低廉。鎮上人口不多，但安養院的廣告卻隨處可見，多年前不斷放送的人口老化，在這裡不是新聞，而是現實。

安養院是 K 推薦的，她說，裡面很多姊妹像她一樣來台灣做看護，不過她們是有牌的，K 是黑的。

「黑的？什麼意思？」

「就是落跑的移工啊。」K 說得一派輕鬆。

細聊之下，我才知道外籍移工需要面對多少問題：龐大的仲介費、雇主的苛待、工作環境的不確定等等……。原以為出國工作可以展開新的人生，卻成為黑心機構剝削的對象。

「沒存到錢，還被欺負，我就選擇逃走了。」

「那你不會想回去嗎？還願意在這裡工作？」

「這邊有很多同胞呀，而且，台灣還是有很多好人的嘛。」K 說完露出她招牌的微笑。

回醫院申請住院證明的那天，我的機車拋錨了，就在往醫院路上的一個爬坡路段。我催動油門，引擎發出試圖振作的聲音，但輪胎絲毫沒有反應，我判斷應該是皮帶斷了，別無他法，只好下來牽車。

問題來了，回頭往下雖然輕鬆，但方才經過的只有農地與鐵皮工廠。上面則是確定有一間車行，但是，天啊，烈日底下，牽著 150cc 的機車爬兩百公尺的坡？

猶豫了許久，我終究選擇了向上走。

這是酷刑。推了大約一半的距離，我後背已被汗水浸至全濕。正當我想停下來休息時，忽然手上一輕，車子像長腳似的自己跑了起來，我回頭看，一個年輕的外籍男子正扶著我的機車後把，賣力地往前推。

「Go! Go!」看我詫異的樣子，他露出一整排牙齒的那種微笑，用下巴示意我繼續向前。我們就在他 GOGOGO 的口號裡爬完了最後一百公尺的坡。當我把車架好，轉身想向他道謝時，發現他已在幾公尺遠的地方向我揮手告別。

他的微笑跟 K 好像，我想起 K 說過的，他們都是同胞。

清明節的前兩天，我才忽然想到牲禮和金銀紙都沒準備，過去這些都是父親經手的，如今父親住院，我和母親手忙腳亂，最後只好打給阿雲嬭。

「知道你們不會弄，人來就好，東西早就幫你們準備好啦。」

祭祖當天，我們只能傻站著，看阿雲嬭一個人忙進忙出。我注意到以前從不顯老的阿雲嬭，鬢邊也生了幾莖白髮。二十多年了啊。

「這個先拿著。」

「酒往這邊澆。」

「紙錢先燒金再燒銀，先燒大張再燒小張。」

一個口令一個動作，和她眼神對上的時候，我們都笑了。像是回到童年的茄冬樹下她溜我的時光，又像以前阿嬤牽著我去廟裡拜拜，總是耐心的帶著我，來，先拜這裡，再拜神明。默禱時我總是偷偷睜

眼看著阿嬤的臉，我不知道什麼神明，那時候阿嬤就是我的天。

看著阿雲嬭對著神明默禱，我想，那片天現在也換人來撐了，此刻若我再問當年的問題——「妳會想家嗎？」阿雲嬭肯定會露出疑惑的表情說：

「這裡不就是我的家嗎？」